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5-9245,CN 65-1039/G4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拟态环境：范式重构与价值升维
作者：喻国明，臧秀峰，李钊
DOI：10.14100/j.cnki.65-1039/g4.20260112.001
收稿日期：2025-12-28
网络首发日期：2026-01-12
引用格式：喻国明，臧秀峰，李钊. 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拟态环境：范式重构与价值升维[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60112.001>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中宣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栏目”：元宇宙与数字经济研究(十二)

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拟态环境： 范式重构与价值升维

喻国明^{1,2} 臧秀峰² 李钊¹

(1.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2. 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 北京 100875)

摘要: 智能技术迭代颠覆拟态环境的传统建构逻辑。文本突破社交媒体时代的算法把关批判范式, 首次提出“智能拟态环境”理论框架, 揭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空间智能如何驱动拟态环境从符号表征向“人—机—环境动态认知耦合”跃迁。这一范式重构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机制革新: 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全要素符号重组实现人机共生, 空间智能依托具身认知完成虚实场景的动态交互; 二是特征演化: 万物皆媒、个体把关、虚实联通构成智能拟态环境的三重属性, 人类主体性在认知链中得到空前强化; 三是实践路径: 提出“人本对齐”价值升维模型, 通过需求对齐(个体实现)、能力对齐(身份转型)、伦理对齐(自主认知)重构“人—技术—社会”三者关系。文本为智能时代传播生态治理提供关于新拟态环境的理论工具与实践指南。

关键词: 拟态环境; 生成式人工智能; 空间智能; 人本对齐; 认知耦合; 媒介范式重构

中图分类号: G206; TP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26)03-0000-00

一、不变的关切与发展的价值：拟态环境的理论演化

1922年, 美国学者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拟态环境。彼时, 这一概念的重要价值在于揭示大众传媒的隐性功能。李普曼认为, 拟态环境是由媒介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性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一般在人看不见的地方进行, 导致人们通常难以意识到拟态环境的存在, 反而将其视为客观环境。其后, 学术界提出把关人、议程设置等理论, 进一步阐明大众传媒的信息环境建构机制及其如何影响个体的认知与行为。

拟态环境提示人们在人与其所处环境之间插入

了信息环境, 这一表述作为人类非具身经验认知的普遍模式, 在早期媒介发展阶段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其本质在于追求媒介反映与客观环境相符的认知状态。基于这一关切, 拟态环境研究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 理论价值伴随信息生态及其主体间权力关系演化不断发展。

作为人为建构的信息环境, 包括人为审核机制、交往中的阻绝等在内的社会生活中的信息生产、分发、接收的各环节、全要素都可能影响拟态环境的建构。但在较长时期内, 学术语境中的拟态环境多探讨大众传媒的建构作用。一方面, 大众传媒营造的拟态环境是当时人类了解外部世界的首要方式; 另一方面, 就媒介技术的“空间—权力”而言, 传统媒体塑造的信息空间是单向的, 受众本身

收稿日期: 2025-12-28

作者简介: 喻国明,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 臧秀峰, 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研究员; 李钊,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缺乏话语支配权，只能被动接收媒体传递的信息^①，对通过拟态环境批判信息传播空间中的权力极度不对等具有现实意义。

在互联网时代，特别是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拟态环境的建构机制发生变化。个体从被动的受众转变为能动的用户，通过参与内容生产、传播等信息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建构个体性拟态环境的能力。社交平台基于智能算法控制信息流量，形成新的可见性技术框架。传统媒体因渠道旁落等原因，在拟态环境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受到挑战^②。这一时期，拟态环境关注多元主体引发的反映关系重构。一方面，微内容的兴起平衡了大众传媒构建的拟态环境^③，因避开传统媒体把关等环节，公众通过自媒体平台构建的拟态环境传播的新闻事实有可能更加接近客观事件本身^④；另一方面，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使拟态环境无论在个体还是群体层面都存在被窄化的风险^⑤。

智能传播时代，拟态环境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同频共振。以 ChatGPT 为节点，人工智能经历了从聚焦特定任务的专业化一维阶段到能力泛化的通用二维阶段，再到深度融入并重塑社会实践的场景化三维阶段。以算法把关为底层逻辑的个性化推荐是专业智能阶段拟态环境建构的主要方式，其融合现实环境、算法逻辑以及用户个人特征，仿真出无限逼近客观真实的“符号真实”^⑥。值得注意的是，算法把关的本质是用户价值主导下的场景适配。然而，早期智能算法的用户标签呈现粗粒度特征，本质是对个人需求的简单量化^⑦。这一时期，拟态环境研究仍以社交媒体为主要对象，关注个体性赋能，兼具主体性隐忧。

ChatGPT、Sora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使智能技术不再局限于专业化的单一领域，而是追求

实现更高层次的功能维度集成，逐渐走向通用人工智能——智能拟态环境已然显现。既有研究表明，大语言模型能够通过机器学习在对海量网络数据进行“计算”的基础上建构拟真虚拟空间^⑧。这一阶段，拟态环境以数据、算法、算力为基础，但建构机制发生系统性重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信息环境中的人机关系从“我一它”关系升维至“我一你”关系，赋能个性化推荐实现意义生成范式转型^⑨，信息把关从算法主导转变为人机共生，拟态环境实时响应个体流动性的信息需求。在智能技术发展的第三阶段，空间智能赋予机器在三维空间中感知、推理与行动的能力，对拟态环境的影响更加深刻。

基于此，理解智能拟态环境与时俱进的理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分析拟态环境理论演化逻辑的基础上，系统论述智能技术发展驱动的拟态环境从符号表征到“人一机一环境”动态认知耦合的机制重构，进而揭示智能拟态环境呈现的万物皆媒、个体把关与虚实联通等特征。这一拟态环境新样态亟须新的理论价值指导，人本对齐成为理解智能拟态环境的重要切入点。本文阐明了智能拟态环境人本对齐的价值内涵，并从需求对齐、能力对齐与伦理对齐三个维度构建实践路径。

二、从符号表征到“人一机一环境”动态认知耦合：智能拟态环境的机制重构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即认知”。媒介界定了个人外验知域的社会认知，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人从何种角度认识社会，影响个人对社会的思考和态度的形成^⑩。探讨智能拟态环境的理论价值转向，有必要关注智能技术可供性引发的机制重构。需要说明的是，技术发展实质上对整个媒介

① 吕尚彬、黄鸿业：《权力的媒介：空间理论视域下的智能媒体与公众参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②④ 彭兰：《新媒体时代拟态环境建构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编辑》，2022年第12期。

③ 汤雪梅：《微内容对互联网的价值重构》，《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10期。

④ 靖鸣、张朋华：《自媒体时代“拟态环境”的重构及其对大众传播理论的影响》，《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8期。

⑥ 喻国明、韩婷：《算法型信息分发：技术原理、机制创新与未来发展》，《新闻爱好者》，2018年第4期。

⑦ 胡泳、王治钧：《数字拟态环境的生成：算法把关形塑网络信息环境》，《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2023年。

⑧ 何苑、张洪忠：《主流大语言模型呈现中华文化符号：智能拟态环境的建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年第12期。

⑨ 喻国明、臧秀峰：《从信息匹配到意义生成：GAI浪潮下个性化推荐的范式转型》，《宁夏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⑩ 赖明东：《再现现实的媒介界面：一种形式主义媒介哲学的考察》，《自然辩证法研究》，2025年第10期。

簇产生影响，笔者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展开论述。

（一）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人机共生的符号环境建构

拟态环境是以现实为蓝本，运用符号系统在媒介上建构的符号化的信息环境。大语言模型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将人工智能引入人类的语言世界，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人类符号表征能力的延伸^①，因此，智能拟态环境建构进入人机共生的符号化认知阶段。美国学者凯文·凯利认为，增长源于“重混”，即对已有资源重新整合后使之产生更大的价值，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将是重混现象发生最频繁的地方^②。作为一种新型媒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革命性在于对客观世界全要素、全环境的抽象符号意义上的拆解与创造性重组，从而实现新的价值连接，为信息环境建构提供“重混”基础。

智能媒介从单纯的信息中介逐渐成为人机共生的新形态^③，智能拟态环境的建构逻辑被改变，从算法把关的选择性呈现演变为个体与人工智能协同的认知生成。作为有限符号系统，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意义生成不能独立进行，必须通过与人的互动、基于人对符号的认知和解释能力实现，这一过程会影响个体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认知建构，从而循环往复实现智能拟态环境的符号表征生成。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认知增强工具重塑人类信息环境的建构边界。技术赋能弥合能力沟，个体基于自然交互范式以更加符合人类直觉的方式充分激活和调动外部资源，信息生产从以文本为基础的单模态升维至以影像为基础的多模态与跨模态。人类主体的创造性被进一步释放，依托自身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形成强大、丰富的社会表达和价值创造^④，个体

信息环境建构获得更大的自由度与影响力。另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型认知界面深度介入认知过程，以持续对话的形式占有个体对某一议题的全部认知，通过动态识别并适应个体的信息需求与认知风格，构建高度个性化的信息环境。以 Sora 为例，智能媒介通过将时空维度纳入内容生成范畴，获得模拟世界的的能力，个体既能以较低成本实现自身观点、价值在虚拟空间中的形象化表达，又能进入万千场景获取新知和体验，实现学习和对话^⑤。

这一全新场景体验时代的到来将重新定义拟态环境的象征性。象征性是对拟态环境中虚拟与现实映射关系的探讨。虚拟是技术性的模拟，虽然具有非实体性，但与所模拟的现实之物具有同等的功能作用^⑥。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前的拟态环境建构的本质在于大众传媒、智能算法等把关人按照或模仿人类认知方式对现实世界的选择性虚拟。生成式人工智能并未建立与客观环境的直接关系连接，而是基于静态的训练语料与动态的网页读取在符号维度对现实世界进行有限描述，模型本身不能完全代表客观环境，其基于多轮对话形成的动态认知本质是对既有拟态化数据的映射。例如，有研究发现国内外主流大模型对中华文化的呈现以传统人文和古代科技要素为主，造成现当代中国风貌的“数据空洞”^⑦。此外，生成式人工智能对经验世界符号数据的处理机制与人类认知存在本质差异，基于统计相关性将非经验的拟像和幻想转化为可流通的文化符号^⑧，部分信息不再以物理现实为“踪迹”^⑨。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提出仿真与拟像概念，批判后现代社会中符号系统脱离对现实的指涉，形成自我复制的超真实现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创作可能出现事实性幻觉，与已存在的客观事实不一致或无

① 阴健、张新新：《生成式人工智能“意义及传播”的符号学反思》，《阅江学刊》，<https://doi.org/10.13878/j.cnki.yjxk.20251031.002>。

② [美]凯文·凯利：《必然》，周峰、董理、金阳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23-242页。

③ 朱婧雯：《媒介即认知：人工智能时代认知传播的技术现象学范式演进》，《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

④ 喻国明、滕文强：《Sora作为“世界模拟器”：媒介连接力的价值升维与场域重塑》，《传媒观察》，2024年第4期。

⑤ 喻国明、苏健威：《从Sora到AGI：智能媒介的升维与全新场景体验时代的到来》，《编辑之友》，2024年第6期。

⑥ 曾军：《作为媒介文艺史基本问题的“虚拟现实化”》，《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

⑦ 何苑、张洪忠：《主流大语言模型呈现中华文化符号：智能拟态环境的建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年第12期。

⑧ 孟婧：《理解AI魔改：人机共创时代的符号狂欢与技术狂热》，《新闻界》，2025年第8期。

⑨ 刘涛：《失联的“踪迹”：生成式AI图像与图像阐释学的知识框架重构》，《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8期。

法依据既有事实进行验证^①。当然，从虚拟到虚构的信息生成并不必然导致对现实环境反映关系的错位。智能拟态环境下的真实是一个建构性过程，用户可以在对非线性或意外组合的语言输出的创造性解读中重构意义与既有认知框架^②，在应对工具缺陷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和重塑自身认知模式，从而实现认知激活^③。以人工智能公益广告为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图像基于超真实与情绪工程实现说服力升维，相较于摄像的镜像真实，垃圾缠绕、表情哀伤的海洋动物更能唤起公众对环保紧迫感的认知。

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的智能拟态环境囿于相对封闭的符号表征与数据分布的统计相关性，难以实现对现实世界动态的、客观的反映。不可否认，基于要素集成、自然交互、推理生成等技术可供性，个体在信息环境建构中的主体地位被进一步激活，智能拟态环境呈现更加明显的个体化趋势。

（二）空间智能实现“人一机一环境”的动态认知耦合

人类社会不可能无限制地虚拟，空间智能作为机器在三维时空中感知、推理和行动的能力，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升维形式。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的智能媒介作为相对静态的符号系统，并未直接与客观环境进行交互，因而缺乏对物理世界的真正理解，带来智能幻觉等认知信任问题。空间智能强调人工智能对空间环境的深度理解和推理能力，在处理、分析空间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深度学习、计算机视觉等技术对空间环境进行建模和预测，表现出立体动态感知、物理规律约束下的因果推理预测以及与环境互构适应行动的新特质^④。

空间智能重构媒介与现实世界的交互模式，进

而深刻影响拟态环境建构机制。首先，从认知科学视角看，空间智能使媒介对客观环境的感知与理解更符合人类认知机制，为智能媒介主动参与个体信息环境建构提供技术接口。传统认知主义将认知视为计算机信息处理的过程，是对世界的抽象表征和计算，与环境形成孤立、被动的适应关系。生成认知强调个体经验的世界是有机体的物理构成、其感觉运动能力以及与环境本身互动的产物，而非预先给定的、客观的、静待有机体“经验”“表征”或“反映”的中性世界^⑤。空间智能超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言边界，使智能媒介以与人类相似的具身认知方式感知、理解与建构客观环境。其次，空间智能赋能媒介本体论重构。媒介不再是被动的、符号化的信息载体，而是动态环境感知引擎^⑥，参与人类认知模型建构，成为个体认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认知能力的延伸。空间智能将现实世界作为直接交互对象，通过多模态传感器等技术装置动态感知环境变化，理解世界的多维特性，实现在三维空间的推理与互动，并根据环境反馈调整行动^⑦，形成感知—推理—行动的闭环，推动信息环境建构完成从“说”到“做”的智能升维^⑧。最后，空间智能媒介重构个体拟态环境认知范式。信息环境建构从专业智能阶段的注意力配置、生成式人工智能阶段的符号生成，升维至空间智能阶段的预测性具身传播^⑨。基于内部世界模型对物理世界、因果关系、时空动态的理解和预测能力，智能媒介对个体认知能力的延伸不再局限于对客观环境真实、实时的符合性反映，而是能够结合个体既有认知结构对信息环境进行预测性建构，实现“人一机一环境”的动态认知耦合。以智能电影为例，这一媒介形态借助空间推理算法等技术实现从二维银幕到三

① V.RAWTEE, S.CHAKRABORTY, A.PATHAK, et al. The troubling emergence of hallucination in large language models: An extensive definition, quantification, and prescriptive remediations, <https://doi.org/10.48550/arXiv.2310.04988>.

② 刘泽垣、王鹏江、宋晓斌等：《大语言模型的幻觉问题研究综述》，《软件学报》，2025年第3期。

③ 秦静、李菲、邓元兵：《从“表征偏差”到“认知突围”：人工智能幻觉作为创造性认知的双重中介》，《新媒体与社会》，<https://link.cnki.net/urlid/CN.20250814.1714.008>。

④ 喻国明、刘佳颖：《空间智能：人工智能的逻辑升维与人机关系重塑——基于复杂范式的理论探讨》，《南京社会科学》，2025年第10期。

⑤ 叶浩生、曾红、杨文登：《生成认知：理论基础与实践走向》，《心理学报》，2019年第11期。

⑥⑧ 喻国明、张竞文、李子元等：《从表征传播到预测传播：空间智能语境下具身传播的新范式》，《学术探索》，2025年第11期。

⑦ 肖峰：《从大模型到世界模型：智能革命的认知跃迁与视界融通》，《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9期。

⑧ 喻国明：《智能传播范式的“理论工具箱”——智能时代传播学范式革命下的几个重要概念解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维场域的沉浸式体验，观众可通过身体移动、视角转换等方式主动参与叙事进程^①。

虽然空间智能处于技术发展初期，但可以预见，其赋予智能体在现实世界中“做”的能力将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符号空间中“说”的能力互补，从而实现信息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高效流动与价值生成。个体可以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界面操控智能媒介在虚拟空间完成现实环境中的具身实践，过去拟态环境中存在的认知割裂状态被弥合，理想状态下的元宇宙生存将成为现实。

三、万物皆媒、个体把关与虚实联通： 智能拟态环境的特征演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空间智能技术赋能智能媒介，使其下沉为社会基础设施与操作系统，改变了传播格局与传播生态。智能拟态环境呈现与既有大众传播、社交媒体时代不同的特征，对其进行分析是理解智能拟态环境价值转向的现实基础。

（一）万物皆媒：建构主体与信息要素的智能再造

在大众传播时代，新闻机构的记者采访报道是拟态环境建构的主体与信息来源。社交媒体使万众皆媒成为可能，用户生产内容与社交关系成为拟态环境建构的重要变量。智能拟态环境的主体再造并非原有基础上的简单智能化，而是行动者网络的重构。基于三级技术的自动化连接，各种智能体作为“非人类行动者”深度参与拟态环境建构。智能拟态环境主体实现万物皆媒与人机融合的境界延伸，信息要素也因全域数据的智能交互与融合被深度重塑。

意大利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认为，随着人工智能革命的兴起，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物体

将实现互相监控、互相学习及交流、提供建议，即成为信息实体（ITentities）^②。当今，这一设想已成为现实，智能体逐渐具备学习、理解、推理、协作等能力，参与人类决策与任务执行。拟态环境的建构主体从人扩展到一切可连接、可交互的智能体。媒体等同理论认为“媒体=现实生活”，个人与计算机、电视和新媒体间的相互作用实质上是社会的、自然的，如同现实生活中的一样^③。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情感计算等技术，智能体对人类的模拟程度更高，乃至形成较为稳定的人格特质^④。人机之间能够发展出特定的社交脚本，并反作用于人际传播，机器实际成为传播主体^⑤。部分智能体在空间上与个体更具接近性，传统的地缘、业缘等信息环境建构因素在人机互动中被重新唤起，形成强关系纽带。人机融合传播的概念被提出，包括人机融合主体内部机器与人的传播活动以及人机融合主体整体的传播两方面，实现人机传播能力的双向增强^⑥。智能技术赋能大众传媒与社交平台，更多表现为一种增强型工具。以传媒实践为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以降本增效为主要逻辑的业务流程优化，短期内难以动摇组织的基本运作范式、新闻专业主义等专业规范。

作为万物皆媒的结果，智能拟态环境能实现对信息要素的全域再造。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提出数字化生存概念，认为以比特为基本单位的信息取代物质资源（原子）成为社会基础交换媒介^⑦。在智能拟态环境中，一方面，李普曼描述的影响信息环境建构的现实因素，乃至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将实现数字化、信息化再造，作为新的影响因素在虚拟空间参与拟态环境的建构；另一方面，基于传感器信息采集、以数据处理技术为支撑的自动化传感器新闻生产模式^⑧，智能体间、

① 方兴东、黄浩宇：《智能时代电影变革的基本逻辑：导向空间智能》，《电影评介》，2025年第13期。

② [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王文革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页。

③ B.Reeves,C.Nass.The Media Equation:How People Treat Computers,Television,and New Media Like Real People and Places,CSLI Publications,1996:5.

④ 韩秀、张洪忠、斗维红：《交往语境中的社交机器人：技术逻辑视角下机器人格建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

⑤ 别君华：《AI是传播主体吗？人机传播的兴起及超越传播本体论的限度》，《全球传媒学刊》，2024年第3期。

⑥ 吕尚彬、李康跃：《隐线域定及至超线域定：人机融合传播之主体逻辑及其演进与重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

⑦ 杨江华、伍悦、聂思言：《流量实践观视角下的数字资本积累机制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⑧ 李蓉：《传感器新闻：新闻的生产变革与价值重构》，《中国出版》，2019年第20期。

智能体与人以及智能体与环境的交互都将成为新的信息要素，生成大量脱离人类主体参与的信息。

（二）个体把关：身体延伸到心智连接的关系深化

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这一延伸在个体层面存在代理与增强之分，社交媒体时代的拟态环境建构本质是算法逻辑部分替代主体认知自主性的结果。智能媒介技术发展的赋能赋权更多围绕个体展开，拟态环境建构实现从身体延伸到心智连接的关系深化。

从生物人到赛博格的转变是个体与拟态环境身体连接的物质基础。作为人与技术的混合体，赛博格意在增强人类自身。既有研究依据人机混合程度将赛博格划分为技术充当外部接口的1.0、技术开始嵌入人体内部的2.0以及技术或机器与大脑、神经系统相连的3.0三个阶段^①。在社交媒体时代，使用智能手机、蓝牙耳机等终端设备的个体实质构成赛博格，通过自身账号在社交网络获取信息，实现从传统媒体与门户网站时期的“大众门户”向“个人门户”消费模式的转变^②。VR眼镜等可穿戴设备将个体带入虚拟现实世界，媒介感官与个体生物感官形成赛博格的“混合感官”系统^③。尽管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空间智能等技术与人类身体内部连接有限，但已然介入个体认知链条中更为高级的信息处理环节。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例，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直接作用于个体与现实世界的认知接口，个体主动与人工智能协作生成想法、图文与解决方案，外部工具与内部思维的边界不断模糊。从书本的记忆作用到搜索引擎的信息检索，再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逻辑推理、创意生成与情感表达，智能媒介对个体的认知外包持续深入。此外，智能媒介对全要素资源的高效调度以及对物理世界规律的理解，使赛博格获得前所未有的感官自主性，个体通过自造虚拟空间以及媒介智能耦合等方式，能够实现对其特定感官的场景化控制或多感官的虚拟与现实融通。

向心连接的本质是触及人类心智层面的赛博格。基模是一组以命题形式呈现且意义接近的心智结构，代表个体对某一类事物或情境的认知结构和知识框架。美国学者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提出信息处理的过程模式，以强调基模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把关作用^④，超出个体既有基模及其更新能力范畴的信息介入可能会被排斥或引发认知失调。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对人脑海中认知图景的建构本质即形塑基模。随着信息的几何级增长，注意力经济与认知争夺使信息环境建构愈加呈现对个体心智的迎合趋势：智能算法通过网络行为数据计算、推测个体的信息偏好，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自然交互范式实现个体想法的符号输出。脑机接口等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大脑能够与现实世界交互，重构拟态环境建构的信息路径。个体通过意识活动向外传递认知、情感等信号，实现对拟态环境更加微观、直觉化的建构。同时，可以借助外部信息输入重构主体认知机制，对自身心智进行反向设计。尽管这一过程存在破坏认知系统平衡并干扰固有神经机制等风险^⑤，但展现出拟态环境与个体认知极致联结的未来图景。

（三）虚实联通：符号拟态对现实环境的反映升维

李普曼认为，拟态环境作为虚拟环境，是人们对现实环境的认知反映与媒介表达，既不等于现实环境，也不等于非现实环境^⑥。但人们对拟态环境作出的反应实际发生在现实环境之中，从而导致行动偏差与拟态环境的环境化。在社交媒体时代，虚拟与现实的单一反映关系被打破，媒介制造的符号空间不仅是对现实环境的选择性反映，而且成为个体数字化生存的空间，对现实产生影响，实现虚拟的现实化。西班牙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认为，互联网创造出一个互动式社会，彻底改变人们社会交往的途径，“流动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构成网络社会“真实虚拟的文化”的物质基础^⑦。

① 王昊晟、李恒威：《人技共生：人类世、技术圈与赛博格》，《浙江学刊》，2024年第5期。

② 彭兰：《新“个人门户”与智能平台：智能时代互联网发展的可能走向》，《新闻界》，2023年第9期。

③ 徐辰焯、彭兰：《混合感官：赛博格的“感官之变”及其影响》，《中国编辑》，2025年第5期。

④ 赵双阁、魏媛媛：《对话建构自我：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自我互动论》，《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年第6期。

⑤ 王高峰、姚明月、甘焯彤：《脑机接口伦理研究：学科交叉、风险演化》，《科学学研究》，<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251114.002>。

⑥ 曹劲松：《论拟态环境的主体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⑦ 周骥腾：《从虚拟社会化到社会虚拟化——“元宇宙”引发的网络社会拟像秩序变迁》，《河北学刊》，2022年第5期。

智能拟态环境与现实的关系更加复杂。一方面，作为人们认识非经验世界的重要方式，智能媒介对现实环境的反映关系升维。身体是传播活动的物质基础，社交媒体时代的缺场交往在实现及时、广域连接的同时，对视听觉以外信息模态的损耗影响认知的全面性，智能拟态环境将现实世界虚拟化，个体借助可穿戴设备能够在虚拟现实世界实现具身认知，场景体验成为拟态环境认知建构的主要逻辑。例如，虚拟现实新闻的价值在于通过具身交互、沉浸体验，实现较单纯音视频、图文等更为丰富的多感官、全要素、非线性的真实呈现，以实现海德格尔的“技术解蔽”^①。拟态环境对周围世界的感知得到强化，基于空间智能的预测性表征，智能媒介实现个体性的环境监测功能，辅助个体作出更好的决策。另一方面，意大利哲学家卢西亚诺·弗洛里迪认为第四次革命的到来使信息圈不再是建立在真实的“物质”世界上的虚拟环境，而是不断信息化的世界本身^②。这种“现实是信息化的，信息化的也是现实”的等价关系，使现实与拟态环境融为一体。信息层面的算法流通实现虚拟符号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实践连通，智能体成为人类的现实替身。个体在虚拟空间无法完成的现实活动，可以借助具身智能实现“说”与“做”，对信息环境的改造范围和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智能拟态环境表现出对现实的反映性超越，在更高层级上构建出具有自主运行逻辑的“超真实”世界。例如，人工智能创作的《漓江神话》将烟雨漓江的意境与生态守护的想象相结合，生成超越现实的视觉奇观。技术赋能情感表达与艺术想象，个体得以在拟态环境中投射内在的欲望、情感与审美理想，塑造出一个更具慰藉性或启发性的符号化世界。真实的概念被重构，“超真实”世界中的符号能指与所指多为虚幻，与现实间的索引性关联被割裂，形成建构的真实、相对的真实与体验的真实^③。

四、人本对齐：智能拟态环境的价值升维与实践路径

智能拟态环境建构实现从算法把关到“人一

机—环境”动态认知耦合的范式转变。技术赋能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信息、能动的形式深度介入个体拟态环境的生成机制，显著增强个体在拟态环境中的把关能力与主体性地位。传播主体的扩展与传受关系的倒置，使过去拟态环境聚焦大众传媒、社交平台等外部把关因素的理论解释力下降，算法把关的主体地位被动摇。拟态环境理论价值应实现人本对齐升维，人类主体与技术、环境要素的协同整合成为智能拟态环境建构的根本原则。

（一）价值内涵：主体、关系与传播价值的人本升维

人本对齐意在超越算法把关的技术批判，将拟态环境建构的底层逻辑从由大众传媒或推荐算法等外部因素主导的对认知界面的控制，转向由人类主体与智能环境共同参与的、以拓展彼此存在潜能的互构状态。

在主体维度，人本对齐意味着个体从被表征的用户到能动的参与者，再到把关主体的身份升维。在大众传播时代的拟态环境中，个体实质是信息环境的接收者与内化者，其主体性表现为有限的选择与被动的认知适应。即使在社交媒体时代，用户的能动性也通常被简化为供计算的行为数据。人本对齐的首要目标是重新确认并锚定个体作为拟态环境不可化约的共构主体之地位。这并非否认技术的能动性，而是强调智能媒介的所有模拟、生成与预测，其意义必须经由人类的认知框架、情感体验与价值判断才能最终生成。对齐，即保障这一意义生成权力牢牢掌握在人类之手，并要求技术服务于增强而非替代人类的认知能动性，阐释权威。在此，人本主义思想中的主体性持存获得其时代内涵，不是固守封闭、先验的自我，而是在与信息环境的深度互动中保持开放、反思且负责的建构性主体姿态。

在关系维度，人本对齐指向从单向控制到互惠调谐的交互范式升维。李普曼的忧虑在于大众传媒对现实环境认知的垄断控制，算法时代的批判集中于平台对注意力的隐性支配。在这种控制范式下，无论主体是人还是机器，都被预设中心化的、工具性的权力关系。人本对齐倡导的是基于互惠性调谐

① 戚庆燕、丁柏桢：《虚拟现实新闻的“虚拟性”与“真实性”》，《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② [意]卢西亚诺·弗洛里迪：《第四次革命》，王文革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③ 徐帅、陈昌凤：《生成的真实感：Sora的拟真特征与视听逻辑转向》，《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年第12期。

的新型关系。调谐多用于描述调整信号等操作，意为根据特定需求对事物进行合理调整与协调，使之达到最佳状态或效果。人本对齐承认智能媒介作为具有准自主性的行动者，其逻辑并非全然透明，影响也非完全可控。因此，对齐不是静态的、一劳永逸的参数设置，而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协商与调谐过程，以形成“人一机一环境”的良性反馈循环。人类价值导向与意图为智能媒介提供演进方向与规范；智能媒介通过对虚实环境的感知、推理与预测，扩展人类认知边界与实践范围，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接受人类评估与校准。这种关系超越了主客二分，趋向于具身关系与他异关系的结合。技术既是人类感知的延伸，又是需要与之对话、协作的他者。

在传播价值维度，人本对齐实现从表征真实到意义通达的目标升维。媒介表征与客观现实的符合度问题是拟态环境理论的经典关切。然而，在智能技术能够轻易制造超真实世界的今天，单纯追求符号层面的真实性既不可能，也不充分。人本对齐将传播的价值追求从对外部世界何以被准确再现的执着，转向对人在世界中如何实现意义通达的关怀。意义通达具有三方面的意涵：一是认知上的澄清，个体能够理解复杂事物，破除信息茧房；二是情感上的共鸣，个体能够建立共情连接，获得情感归属；三是行动上的赋能，个体能够基于认知与情感作出明智决策并有效实践。智能拟态环境的最高价值不在于成为一面无限逼真却令人沉迷的“镜子”，而在于成为能够促进个体与自我、他人、社会及自然进行深度、丰富、有意义连接的场域。人本对齐是要确保所有技术要素的配置与演化，以促进这种整体的、存在性的意义通达为最高准则，从而避免技术将传播异化为空洞的数据交换或浅层的感官刺激。

（二）实践路径：需求、能力与伦理对齐的系统构建

智能拟态环境的人本对齐实践涉及人、技术、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关系调适，既要体现从传播者到受众的价值重心转移，突出以个体实现为目标的价值追求，又要弥合智能鸿沟，促进场域行动者的能力与身份对齐，还要实现秩序规制，引导算法向服务生活的生命技术发展，而非对人进行控制、异化。

1. 需求对齐：从注意力攫取到个体实现的价值跃迁

智能拟态环境建构应从社交媒体时代对用户注意力攫取的流量化思维，转向以认知赋能、关系联结与情感认同等多维度人性化需求为导向的个体价

值实现。在以个体为中心的把关模式下，信息服务是拟态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分析框架，虽然大众传播时代媒体主导的拟态环境较为宏观，但客观上满足了受众对生存与安全的基本信息需求——无论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还是赖特的“四功能说”，都将在特定社会内部与外部收集和传达信息的环境监视置于大众传播功能的首要位置。智能拟态环境的发展，使个体信息需求向自我实现的更高层次跃迁。这一过程并非既有媒介与信息在数量级上的线性重组，而是个体对媒介形态与内容的主动策略性选择，以实现更高层级的社交、情绪与身份表达。

个体的主动与被动需求都是智能拟态环境的对齐要素。具体而言，作为主观认识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智能拟态环境中的真实是与个体建构的真实。拟态环境的反映关系不应停留在事实传递层面的简单符合，必须同个体的理性认知规律与非理性情感诉求等实现多重对齐。例如，在认知维度，启发一系统模型表明人们接受和处理说服信息，有启发式和系统式两种信息处理模式，智能拟态环境的信息呈现应顺应这种双加工逻辑，通过优化信息框架、设计交互反馈机制主动识别并减少个体锚定效应等认知偏差的影响。在情感维度，“后真相”时代情感成为个体形成认知、构建认同的重要变量，甚至在某些语境下出现情感优于事实的情况，智能拟态环境的信息呈现应以个体情感图谱的实时分析为基础，在信息流中融入能够引发共鸣的故事化、场景化叙事，以满足个体的情感确认与心理归属需求。此外，需求对齐应关注信息在更高维度的价值连接。智能拟态环境将具备使个体“在任何场景下做事”的可能，在实现虚拟与现实世界连接革命的基础上，表现出与理想状态下元宇宙更为接近的特征。元宇宙作为集成与融合现在和未来全部数字技术于一体的终极数字媒介，以构建超越现实、更高维度的世界为目标。智能拟态环境作为专业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空间智能等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使个体能够在智能媒介营造的虚拟场景中认识和改造现实环境，也可以通过自主设计的“超真实”世界实现更高层级的认知体验。

2. 能力对齐：从鸿沟弥合到身份转型的生态适应

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演进史，智能媒介的发展打破了既有传播格局，能力对齐意在通过技术赋能与机制重构，弥合拟态环境建构网络中各行动

者的智能鸿沟，进而推动其通过身份转型适应新的传播生态。这一过程既涉及个体层面的智能接入、使用以及机会与结果平等，又深刻影响传媒、平台以及智能体的未来发展逻辑。

个体作为智能拟态环境的把关人与服务对象，其智能鸿沟表现为获取信息与知识生产能力的差异、智能技术应用带来的生存能力与权利保护的分化、自我表达与社会影响力的落差以及对反异化的认知、反思和对抗差异^①，等等。智能鸿沟的形成不仅源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背景等传统因素，而且受智能媒介算法逻辑与交互设计的隐性规训。因此，个体能力对齐要超越简单的技术培训与软硬件普及，在基础教育与公共传播中深化媒介素养，培养个体的批判精神与反思能力，帮助个体有效掌握自身的把关权利。传媒应以智能技术驱动业务创新与组织变革的深层适应，实现从内容到服务的能力升维。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使过去以内容作为稀缺资源的直接价值变现，难以支撑传媒理想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内容服务的全新价值逻辑是为社会的媒介化服务，即通过媒介的内容传播作为连接逻辑，发挥社会资源、社会功能以及社会价值创造的激活、整合、促进、协同等组织作用^②。在智能拟态环境语境下，传媒通过服务可以直接与个体建立连接，从而打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智能媒介对传媒信息二次加工后造成的信源不可见等影响力弱化问题。可以说，未来传媒发展的关键在于从AIGC到AIGS的价值重心转移。平台作为传播基础设施，应意识到个体需求并非静态常量，而是作为场景化的变量存在。这要求在对齐机制上具备多维度情境感知能力，以识别并响应个体所处的时空位置与社会状态，在推理、预测个体需求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实现信息环境个性化调整的闭环。智能体要从信息处理系统转变为传播主体，价值对齐使其内部模型的响应与人类价值观保持一致，空间智能赋能其理解物理规律的能力。进一步，智能体还应学习人类的社会规律，既包括法律、制度等显性规则，又包括隐性文化知识：一是情境化的礼仪与规范，例如，理解不同文化、社群、场合

中的问候方式、交谈距离、话题禁忌、幽默分寸等；二是关系动力学与权力结构，以洞察对话中存在的身份、地位、亲疏关系，动态调整语言风格、提议方式甚至表达顺从或异议的策略，这关系到传播的合宜性；三是合作、协商与冲突解决机制，理解人类如何通过对话建立共识、进行谈判、化解矛盾，实现意义的协商。掌握社会规律是智能体实现深度语境化理解，建构传播主体性与可信度以及预警与规避传播风险的重要基础性能力。

从生态位视角看，当智能拟态环境中各行动者的能力差异被技术性弥合，实质上改变了系统内诸如注意力、话语权与影响力等的分布与可及性，从而引发传播生态的位势重组，原有的主导与从属关系随之动摇，拟态环境作为复杂系统进入生态位再分配的动态阶段。无论个体还是传媒，每个行动者都必须依据新的资源格局与关系网络，重新评估并调整自身的能力组合与功能定位，通过主动的生态位迁移或拓展，完成适应性的身份转型。智能拟态环境建构形成以个体为把关中心的网络结构，各类平台、智能体与个体直接相连并提供信息服务。面对这一生态演变，主流媒体的身份转型至关重要，应致力于成为智能拟态环境中的“压舱石”与关键调停者。这一新角色要求主流媒体充分发挥自身制度优势，主动引领具有公共理性的信息环境建设，其职责应从传统的内容供给扩展至对智能平台全域信息流动的实时监测、评估与调适规制，从而担当起维护和谐信息生态秩序的重要责任。

3. 伦理对齐：从算法控制到自主认知的秩序生成

算法在智能拟态环境建构中的影响力持续深化，潜在伦理风险不断加剧。美国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提出“巨机器”概念，批判技术发展从本应为人类生活服务生命技术，到最终造成人类异化的巨技术的转变。“巨机器”与当前人工智能发展类似，是对现代社会高阶自动化演进状态的预言^③。智能拟态环境与个体的深度耦合，在满足个体更高层次、个性化、微粒化需求的同时，可能引发过度监控下的算法暴力、对人主体性的异化等一

① 彭兰：《智能传播时代“智能鸿沟”的走向探询》，《中国编辑》，2024年第11期。

② 喻国明：《有的放矢：论未来媒体的核心价值逻辑——以内容服务为“本”，以关系构建为“矢”，以社会的媒介化为“的”》，《新闻界》，2021年第4期。

③ 林克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智能叙事谏论》，《学术界》，2025年第10期。

系列问题。因此，智能拟态环境的人本对齐不仅要实现需求和能力维度的人本转向，而且要在算法实践层面进行伦理规制，将人类社会的公共性、人类个体的自主性等基本原则内置于拟态环境生成与维系的底层逻辑。

对个体性与公共性进行边界调适是伦理对齐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大众传媒时期的全公共性到社交媒体时代的个体性松绑，再到智能拟态环境的个体把关，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在持续变化且影响不断扩大。技术演化与信息盈余使拟态环境愈加呈现个体把关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公共性的解构，越是个体化的信息环境越需要建立有效的公共连接机制。一方面，要有意识地对个体拟态环境进行公共性提示，例如，依据行为科学的信息助推，在不强制干预个体选择的前提下，引导其注意力投向公共议题与社会整体环境信息；另一方面，公共性媒介需要充分认识个体性的价值所在，尊重个体认知差异，从而在微观个体与宏观社会之间建立韧性连接。

伦理对齐的深层目标是妥善处理算法控制与认知自主性的关系。智能拟态环境中个体的行动能力被激活，信息自由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升维，理想状态下的智能拟态环境将实现微粒个体与微资源、微价值、微需求、微场景等的适配。然而，个体可能被算法模型解构，机器感知正在塑造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个体与世界、自身的关系被大量数据疏离化^①，最终成为高度解析的单体，认知自主性被算法侵蚀。基于此，智能拟态环境应承担起认知脚手架的功能，通过提供信源透明性说明、主动呈现相异观点以及集成批判性思维辅助工具等方式，将判断权与决策权交还人类个体。人类个体应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智能拟态环境建构，例如，可以参考美国学者科妮莉亚·沃尔瑟提出的“A—框架”，形成在自动化时代保持认知自主性的混合智能意识。其中，意识（Awareness）要求个体明确自主决策或接受人工智能选项的时机；欣赏（Appreciation）是对人类价值观、同理心等特质的发扬；接受（Acceptance）提倡人与人工智能合

作并对其进行监督；问责（Accountability）是确保责任属于人类^②，最终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协调。

五、结 语

纵观拟态环境演进的百年历史，其理论关切围绕媒介信息环境与现实的反映关系，在不同传播生态下表现出特定的问题意识与价值聚焦。尽管当前的智能拟态环境仍处于发展阶段，但其建构机制不同于专业智能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算法把关逻辑，实现从全要素符号生成到“人一机—环境”的动态认知耦合，进而呈现万物皆媒、个体把关与虚实联通等特征。

人是媒介演化的尺度和依据，个体在智能拟态环境建构中的主体地位愈发凸显。人机关系的重构使智能体作为非人类行动者深度参与拟态环境建构，以个体为中心形成人机融合传播的强关系网络；智能媒介对个体的赋能逻辑从替代转变为增强，赛博格在实现媒介对身体延伸的同时，进一步连接到心智意识，拟态环境的个体化趋势愈发明显；虚拟与现实的关系被重构，智能拟态环境不仅反映现实，而且成为现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通过智能体物理化身与数字虚拟化身在虚实空间实现认知与实践的相互转化，并在超真实世界中获得更高维度的信息自由。

智能拟态环境应实现人本对齐的理论价值转向，超越对算法这一智能时代社会运行与人类生存底层逻辑的基础性批判，转而审视拟态环境如何与人类更高层次的价值追求相适配。智能拟态环境的价值转向并不意味着原有问题被彻底解决，算法的影响将持续深化，因而有必要对“人一技术—社会”互动中的多元主体进行调适与规制。未来，智能拟态环境建构应强调从注意力攫取到个体实现的需求对齐，从鸿沟弥合到身份转型的能力对齐以及从算法控制到自主认知的伦理对齐。唯有如此，方能避免拟态环境沦为异化人性的“巨机器”，在虚实交融的信息化生存中实现人之为人的根本价值。

① 蓝江：《从身体感知到机器感知——数字化时代下感知形式的嬗变》，《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② 《形成“混合智能”意识下的认知自主》，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509/t20250919_5916294.shtml。